

《映海筆記》

清晨，映海高中的空教室被海霧輕柔地覆蓋。濃淡不一的霧氣透過窗戶，斑駁地灑落在課桌、黑板與書架上，光線像被時間揉皺的碎片，靜靜地躺在舊木的表面。黑板上殘留的粉筆字跡早已被歲月侵蝕，幾行課題題目模糊不清，像是被遺忘的記憶，卻在每一條裂縫裡隱約透出古怪的秩序。空氣裡混合著海鹽與舊木的氣味，沉靜而潮濕，像是將所有聲音都吸納，只剩下呼吸的低頻與紙張微微顫動的回響。我站在教室門口，腳步聲被厚重的木質地板吸收，幾乎聽不見自己落下的重量。窗外的海霧緩慢流動，將整個世界隔離在另一層寂靜裡。這裡，時間似乎已凝固成潮濕的琥珀。

我走到靠窗的課桌坐下，指尖輕撫著厚重筆記的邊緣。紙張微微顫抖，像是還保留著學生們的呼吸與心跳，每一頁都在低語，光影在紙面上跳躍，折射出一種難以言喻的壓力。我告訴自己要保持冷靜，這些文字只是過去的片段。然而，當手指觸碰到厚重的筆記，我的思緒不可避免地被牽引，懷念、歉意、失落在胸口輕輕泛起。

那場事故距今三五年，官方已經塵埃落定：映海高中六名學生在校外實習中不幸喪生，被認定為意外事故。新聞報導語氣平淡而克制，僅僅 26 個字覆蓋了六條年輕生命的終章，照片中學生的笑容彷彿被時間凍結，沒有悲傷也沒有呼吸。新聞紙上的標題明亮而冷清，像是無聲宣告——他們已離開這個世界。

我再次低頭，手指在筆記封面停留良久。這是第一次，我有勇氣重新翻開這些厚重的頁面。事故後，這些筆記無人領回，像是被世界遺忘的信件，靜靜等待某人讀懂它們。如今，我帶著對學生的懷念，將它們攤開在課桌上。厚重紙張散發出淡淡的潮氣與歲月氣息，與空教室的光影交織成一種不可言喻的情感——既熟悉，又陌生。

筆記的初頁仍是平凡的記錄：作業進度、社團活動、課堂心得。文字間帶著青澀的活力和對日常的細微觀察。偶爾滲入的情緒——喜悅、焦慮、迷茫，都像是青春裡不可避免的波動。紙頁翻動的聲音在空教室裡回響，彷彿那些學生仍在座位上低聲說話，氣息透過光影回蕩。透過文字，我腦中浮現一個模糊畫面，與眼前交疊：幾個女孩穿著高中制服，圍繞在嫌前方那張課桌旁低聲交談，筆尖劃過作業紙的聲音，與課室裡微微搖曳的光線融為一體。臉龐模糊，細節不可辨識，卻透出一種強烈的熟悉感，像是誰曾遺落的青春碎片。我搖搖

頭，告訴自己只是對孩子們過度想念，心底泛起溫暖卻哀傷。

隨著翻過的頁數增加，筆記的基調開始出現結構性崩解。初期那份和諧日常迅速瓦解，筆跡逐漸變得慌亂而擁擠，彷彿書寫者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傾瀉所有信息。有關課堂場景的不合理之處隨之浮現，我努力將其歸因於高強度的校外實習訓練：數理課內容記錄了「模擬實驗課中第三輪結果與前次誤差在可接受範圍內」，我卻沒有在其中一本筆記中找到任何對應的實驗器材或記錄佐證；化學筆記裡，反應式旁密密麻麻寫滿多重註解，但隔頁卻記錄著「需於實地操作前完成安全測試」的指令，身為班主任的我對那學期安排過此類實驗課程毫無印象，那或許是實習方為了趕進度而塞給了學生超出他們理解範疇的任務。關於語文課〈雨中花〉的主題報告，他們描述自己倚著月光完成作業，字跡歪斜、反覆塗改，原因竟是必須在午夜前交給特別審查小組；在學校特別招開的特訓班中，筆記裡僅提到『現場觀察』與『行為紀錄』，卻對過程隻字不提。段落之間的空白像被壓力刻意留下的巨大空隙，連字裡行間都滲出一種不尋常的壓抑。我試圖用「高中生對突如其來的實習任務產生集體性、情緒性的反彈與混亂」來解釋這一切，但心底升起的不安像海霧一樣濃重，那份源於筆記深處的疑問，如同潮汐衝破沙灘上薄如紙的解釋，將我徹底淹沒。

筆記本在手中已失去了大部分的厚度，只剩下薄薄幾頁的餘裕，像是時間的殘餘，承載著最沉重的秘密。剩下的這幾頁內容筆跡相互覆蓋、字體扭曲，很難輕易判斷出完整的句子與意義。唯有幾句零散的文字掙脫了模糊的界線，直直撞進我的意識，可那駭人的清晰度如同冰冷的潮水猛地擊中我的心房：「不想去…」「他說不要告訴老師」「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」我沒有勇氣將這些片段拼湊成完整的畫面，卻在腦海中迴盪起無聲的哭喊。我的呼吸不自覺加快，胸口的壓迫感與空教室的潮濕光影交融，讓我幾乎無法分辨現實與記憶。我意識到，官方那篇平淡的意外報告，與這厚重紙頁裡滲透出的恐懼之間，隔著一片無法穿透的深淵。文字，成了他們唯一的哀鳴與傾訴。

我拿起桌上的羽毛筆，卡頓的筆尖仍帶紅色墨跡，像是從記憶深處滲出的痕跡。光影斑駁，紙張翻動，潮氣與海霧氣味交織，形成令人窒息的氛圍。我看著筆記中的文字，過去與現在、記憶與現實在教室裡交錯成被時間凍結的瞬間。我感覺自己像一個陌生人，穿梭在熟悉卻不完全屬於自己的世界裡，安靜卻悶燒著懷疑與不安。

我的手本能地做出了一個動作：將筆尖懸停在筆記本的空白處，準備批改這份

超出課綱的「作業」。然而，指尖的顫抖制止了這份行為，紅墨在筆尖凝聚，我無法下手，最終只能避開那些帶著潮氣的頁面，將筆尖轉向一張空白稿紙，拉出了一道歪斜、模糊的長痕，像胸口那道從翻開筆記時就被海潮生生撕裂，無法癒合、無法定義的裂縫。

一個時辰過去，我的目光終於停在最後一頁。與前幾頁極盡混亂的筆跡相比，這張紙頁異常地乾淨，只餘歲月沉澱下的淡淡泛黃，我知道自己已將筆記本讀到盡頭。眼前是戛然而止的空白，如同一個突兀的休止符，又像標示了生命的斷點，我整個人像被抽乾了所有力氣。這份留白，比之前任何一段凌亂的文字都更具壓迫感，彷彿能聽見他們在最後一刻，被海霧吞噬前的寂靜。

我合上筆記，這份沉重感從紙頁轉移到胸口。教室裡的光線依舊斑駁，窗外的海霧仍在輕柔流動。這些熟悉卻陌生的文字將過去與現在緊緊相連，已不再允許我以旁觀者的身份面對。我不能再任由這份懷疑與不安在心底發酵。我低頭，指尖摩挲著筆記封面的邊緣，那微弱的痕跡，像一條不可抗拒的線索，正牽引著我的心跳。

我翻回第一本筆記，找到那張泛黃的聯絡資訊頁，密密麻麻地寫著數個指導老師的電話。我焦躁不安地按照順序撥了幾組號碼，要不是空號，就是無人接聽的忙音。

直到我選了那個屬名為「校外實踐紀錄組」的官方號碼，深吸一口氣，按下撥號鍵。鈴聲在空教室裡迴盪，帶著一種詭異的空曠，與窗外海霧那種吞噬一切的低沉風聲交織。電話很快接通，傳來一道冷漠的機械女聲：「您好，映海高中校外實踐紀錄組，有什麼能為您服務？」我試圖詢問事故細節，但無論如何按鍵、如何發問，系統都像被程式鎖死一般，永遠無法真正轉接至真人語音接聽。那句平靜而缺乏溫度的開場白，在耳機裡不斷重複，像無聲的結界，將所有求助與疑問徹底隔絕在外。

我的心臟像一面戰鼓，急促地敲擊著胸腔，血液流動的每一次震動都清晰可聞。我放下手機，指尖摩挲著機身，心底被巨大的焦躁感吞噬。冷漠的官方說詞，只讓我更加確信，事情絕不像表面那般簡單。我再次低頭，目光停留在筆記本上另一組被紅筆勉強圈住的號碼，紅筆筆跡因歲月和光線的侵蝕，顏色已不特別顯眼，若非我刻意靠近細看，那圈痕幾乎與泛黃的紙頁融為一體，難以

察覺。

這組數字沒有任何註釋，但我猜測，這或許是當時某位核心指導老師的私人聯繫方式。我將視線從筆記本的潮濕紙面，猛地拉回到手機螢幕，將這串帶著猶豫與重疊的數字輸入。窗外海霧流動的聲音，此刻彷彿被隔絕，我只能聽見手機按鍵極輕微的回饋聲。指尖懸停在撥號鍵上，每一次心跳，都像是對過去的一次無聲詢問。

我按下撥號鍵，鈴聲在空教室裡響得令人絕望，久到我幾乎要放下手機，認定這又是一個空號，然而就在我準備按下終止鍵的那一刻，電話突然被接通了。

電話那頭沉默了許久，隨後，一個略帶滄桑的聲音緩緩傳來：“喂……請問哪位？”

我吞了吞口水，努力壓下聲音裡的顫抖，迅速在腦中套上一個編造的身份：

“沈老師您好，我是教育實踐追蹤組的助理，之前在貴校也專任過班導師。我們最近在整理一些舊資料，想跟您確認一下當初那份實習計畫的指導細節，有沒有什麼文件是我們遺漏歸檔的？”

對方猛地打斷，語氣變得極為冰冷而低沉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沒有聽說過這個組別。事情就如同官方說的一樣，那件事早已結案，無可奉告。……那些事已經過去了，……有些事不是我們能控制的。”

那話語如同一盆冷水當頭澆下，帶著徹骨的寒意。我感到心口猛地一緊，一切都印證了我的猜測——事情絕不像表面那般簡單。隨著「嘟」的一聲，電話很快掛斷，徹底終結了對話。「實習計畫究竟是什麼？」所有的疑問，像一根尖銳的魚刺，猛地卡在我的喉嚨裡，被手機裡冰冷的忙音生生截斷。我猛地從座位上彈起來，急促地喘息著，只留下耳邊嗡嗡的回聲和巨大的恐懼。

我頹然地靠回窗邊的課桌，海霧穿透窗戶，將光影斑駁地撒在我的指尖與手機螢幕上。指尖摩挲著手機，心底浮現一種難以名狀的預感。我打開搜尋引擎，輸入學校名稱、實習計畫、事故年份。網路世界看似汪洋大海，無數的搜尋結果都導向官方結案的平靜通告，彷彿所有關鍵詞都被刻意砍斷。我焦躁地翻閱，直到在一個極為不起眼的研究機構舊連結深處，一篇校方與某認知行為研究機構聯名的電子論文 PDF 跳入眼簾。

這篇論文的標題帶著學術的冷峻：《映海認知與倫理反應研究計畫》。我皺著眉

頭迅速瀏覽摘要：論文旨在探討「極端隔離環境下，青春期個體在壓力情境中的認知順從性與倫理應激反應」。我抓到幾個關鍵字，一路向下，最終停留在致謝部分——「感謝研究對象：七名無償參與者」。

我的手指微微顫抖。官方新聞報導語氣平淡，僅認定六名學生死亡。我說服自己，這篇論文或許只是在統計數據上出現了筆誤或疏漏，但不安的種子悄然在心底萌芽。

既然官方和知情者都選擇封鎖，那麼唯一的線索，就只剩那被時間遺忘在舊校舍的檔案室了。筆記裡的所有不協調、電話裡的冰冷警告、以及論文中多出的那一個數字——種種線索化為一滴滴的水霧，最終集結成一片厚重且不祥的迷霧，徹底壟罩在我的眼前。我知道，必須趁著這股孤注一擲的決心尚未消退，回到過去，才能撥開眼前的濃霧，碰到真相的邊緣。

我推開教室的木門，沿著樓梯往下，其實檔案室的位置也不遠，就在同一棟樓底層走廊的盡頭。腳步聲被厚重的木質地板吸收，只留下微弱的回聲。舊校舍的走廊長而幽暗，花圃裡的雜草已經沿著牆壁和窗台瘋長，儘管陽光灑在這些蔓生的植物上有一絲野蠻生長的氛圍，但依舊覆蓋不了這片遺棄之地所瀰漫的腐朽與封存氣息。

最終，我停在舊校舍的檔案室門口。門上貼著剝落的標籤，邊緣裂開。我轉動門把，濃重的灰塵在空氣中舞動，像無數被封存的記憶碎片。

檔案室裡幾排沉重的文件櫃靜靜佇立，金屬與木頭的味道混合著潮氣，沉穩而壓抑。我沿著一排排檔案櫃走過去，隨手拉開每一扇櫃門，大多數都發出金屬摩擦的尖銳噪音，並被鎖死，只有裡面堆疊的資料夾和文件影影綽綽地顯示它們已被封存許久。

我心底的焦躁感逐漸蔓延，就在手指劃過一個櫃子門時，它出乎意料地一拉就開。我瞟了一眼標籤，只剩模糊的「三」字邊，大概是某位老師的所屬記號。拉開櫃門，一股潮濕而陳舊的氣味湧出，映入眼簾的是一疊疊泛黃的考試卷、成績冊，以及散落的資料夾。我在最側邊的一個資料夾上發現一組電話號碼，本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，立即掏出手機，在備忘錄中將它細細記下。

我繼續撥開抽屜裡的雜亂文件，我的目光被書櫃底層一角吸引——一冊厚重的筆記本孤零零地躺在那裡，封面款式與我桌上的六本一模一樣。我將文件往旁

邊一掃，拿起那本筆記，手指碰觸到它時，微微顫抖，紙張冰涼而堅實。我帶著困惑與好奇翻開初頁，卻驚訝地發現內容與前六本筆記有著熟悉而不合邏輯的交錯——摺頁上寫著：「我們七個人……」

我細細思索筆記本斑駁的封面上寫著的名字，努力回憶這個孩子的過往，但腦海裡一片空白，彷彿我的班級裡從未有過這個人。我的手上動作依舊不停，手指帶著一種近乎粗魯的急切翻閱著筆記內容。可由於長久悶在檔案櫃的潮濕空氣中，紙張更加脆弱，我不得不慢下手中動作，深怕一個不慎，就會將這僅存的線索徹底撕碎。

就在這片對名字的記憶空白中，思緒的兩端猛地接駁在一起，像電流通過斷路——我驟然想起論文中「七名無償參與者」這一段話。

這難以忽視的巧合，讓我的呼吸猛地一滯。六名死亡學生，七名實驗參與者，一個我不認識卻有著我學生筆跡的筆記本。我低頭比對著筆記封面的名字與摺頁上的文字，心底的疑問從微弱的火苗瞬間竄升為驚懼的火光。我不知道這本筆記的主人是誰，但它承載的秘密，必然與那場被掩蓋的意外，有著最直接且殘酷的關聯。

我強迫自己深吸一口氣，將這本筆記小心地收起，帶回廢棄教室。我不知道，在我穿過舊校舍昏黃的走廊，手心緊握著這份陌生而熟悉的重量時，命運已經悄悄在背後拉動齒輪——即將揭開不只是過往的真相，更是藏匿在深層記憶底下的，某種被抹去的聯繫。

我再次回到那間封存著過往時光的舊教室，空氣裡的海霧比剛才更濃，微微掩住窗外的晨光。光線穿透濃稠的霧氣，被切割成銳利而混濁的幾何形狀，灑落在課桌、黑板與書架上，映出千絲萬縷的陰影。那六本筆記還彼此堆疊、攤開窗邊那張課桌上。

我的目光無法從手上的第七本筆記移開，光影在字跡上跳動，彷彿呼吸般輕微顫抖。我低頭翻閱，心跳逐漸加速——文字裡的片段，與前六本筆記既相似又異常：描述同樣的場景、相同的任務，但細節卻不對，像是平行世界的映像。

我抱著筆記，穿過不整齊的課桌椅，沿著第一條走道緩緩走回座位。突然，腳尖不慎勾到窗邊長凳下延伸出來的舊椅子腳，我整個人向前跌倒。木質地板的

碰撞聲在空教室裡被擴大，震得胸口微微一震。視線模糊，霧氣與光影像潮水般湧入眼前，我的心跳如同暴風雨拍打礁石般急促。

就在這瞬間，我的視線被身旁課桌下方粗糙刻痕下隱藏的名字吸引——那正是第七本筆記封面上，我剛才感到空白的那個名字。心頭猛地一緊，腦中像被無數潮水沖刷，碎片般的記憶蜂擁而至：制服胸口的名字、七人小隊合照中被抹去的一張臉、午夜實驗室裡的微弱燈光、呼吸急促的朋友、被迫背叛與監視的影像……

一股前所未有的衝擊感席捲而來，我的腦海像被強烈的光照透，過去的畫面與現實交錯，像鏡子碎裂又重組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一——「第七人……就是我自己。」

我喃喃自語，聲音被空教室吞沒：“怎麼會……我明明只是旁觀者……”

片刻的震驚之後，一層徹骨的寒意沿著脊背蔓延。我所相信的世界、我所扮演的角色，以及我所有的「記憶」，都在這一刻徹底崩塌瓦解。記憶被潛意識以「旁觀者/老師」的視角重構，逃避了成為唯一倖存者的殘酷真相。胸口的悶痛與筆記的潮氣交織，彷彿整個教室都在呼吸、在低語。我意識到，過去與現在、真相與回憶、死亡與倖存，都在這片光影裡重疊，無法分割。

我扶著課桌，強裝鎮定地深吸幾口氣使我體內佈滿潮濕的空氣，手指仍停留在第七本筆記上。紙張在指尖是冰涼的，那股潮氣與舊墨水味，卻像在時間的斷裂處，重現了曾經的溫度。我閉上眼睛，那些笑聲、淚水、恐懼與背叛，一切都還在這裡，像海霧般，縈繞不去。

這一次，我再也無法假裝旁觀。所有的回憶、所有的痛苦、所有的秘密，都指向一個事實——我曾經身處其中，我見證，也倖存。胸口的壓迫感緩緩沉下，心底湧起一種堅定不移的決心：我必須追尋完整真相，揭開被掩蓋的歷史。

第七本筆記在我手中，像一把鑰匙，輕輕開啟了記憶的閨門。窗外海霧流動，光影斑駁，而我，終於站在過去與現在交會的邊緣，準備踏入未知的深處——映海的深淵。

—
我回想起那張資料夾上的電話號碼，手指在鍵盤上停留片刻，手機螢幕微微發光，海霧透過窗戶映在玻璃上，如水紋般晃動。我將數字輸入手機，赫然

發現撥號歷史記錄裡，這個號碼曾被撥出過。一抹驚駭的陰影，但此刻追查這段紀錄的念頭，被更急迫的真相徹底壓制。我指尖發顫，按下撥號鍵。

鈴聲響起，在空教室裡回蕩，像被時間放大了數倍。每一聲都像沉重地敲響了冰封的鐘，標示著我與真相之間的距離，正被一步步丈量。直到那頭傳來低沉的聲音——「喂……你是……？」

我僵在原地，心臟劇烈跳動。這是沈老師。曾經的導師、指導教師，也是我心底最熟悉的聲音，但語氣中帶著掩飾不住的疲憊與距離。我緩緩開口，聲音略顫：「沈老師……我……能不能再告訴我當年實習事故的真相……」

電話那端沉默了片刻，聲音低沉而緩慢：「是你……你還在好奇什麼？你還記得多少？」

那一句話像重錘擊中我，卻也激起我心底的波瀾。記憶的裂縫逐漸擴大，疑問像無數冰冷的碎片，在我腦海中瘋狂閃爍、碰撞。我再次質問：「你們明明知道那不是實習，為什麼要騙我們說那是實習訓練？為什麼是我們這些學生！」

沈老師的沉默更久了，然後才輕聲吐出幾個字：「我們沒有預料到會走到那一步。」

長久的沉默像厚重的夜，壓得我幾乎無法呼吸。沈老師的聲音帶著一絲絕望，終於低語：「……代號……是映海。那是一次綜合性的倫理與認知極限實驗。」

我愣住，腦海裡的片段像風暴般旋轉，心跳幾乎停止。整個教室的光影彷彿凝固，海霧在窗外靜止，時間被凍結在這一刻。從這個潮濕的午後起，這個號碼便徹底成為了虛無，任憑我再怎麼撥打，都只有冰冷的忙音，宣告著真相的傳遞已然終結。我像被強光照射，閉上眼睛，過去的所有碎片全部湧入——

—
那年的某個下午，具體是哪一天已無從考證，午後的陽光像融化的金粉，透過窗戶灑在課桌上，斑駁而溫暖。窗外的樹葉隨風輕晃，影子像水面上的漣漪，投射在木質地板上，微微晃動。空氣中混合著剛割過的草香與潮濕的海風，帶著一種淡淡的鹹味，彷彿將整個世界暫時凝固，只剩下我們七個人的低語與笑聲。

光線透過半開的窗簾，將我們的影子拉長又拖曳，像細碎的時間片段，緩慢地在課桌與黑板之間流動。我們七個好友肩並肩坐在那裡，笑聲和交談聲交錯成一曲柔和的旋律。

「未來啊——」有人仰頭看向窗外的雲，「等我們進了那家企業，就能一起改變世界了吧？」

「改變世界？」另一個人笑著接話，「至少要先改變自己能不能早起。」笑聲此起彼落，陽光在他們的臉上跳動，年少的自信與純粹在那一刻耀眼到近乎透明。

我們互相交換著理想與期許，有人低聲談起大學志願，有人小聲計畫著畢業後要一起進入同一家大企業，互相作伴。偶爾對未來的某個挑戰笑說：「放心，我們一起努力，一定能做到。」那種自信與無畏，現在回想起來，竟帶著一種近乎透明的純粹感，像一道濾鏡，將世間的污濁都隔絕在外。每一聲笑語、每一次目光交會，都是青春的脈動。

桌面上散落的筆記紙與鉛筆盒，映照著午後柔和的光線。我們時而輕輕敲打桌面作為說話的節奏，時而抬頭望向窗外，像在想象未來的城市輪廓，光線在眼角閃爍，投射出一種微妙的期待感。偶爾有誰抬起頭，眼神與我相遇，瞬間的溫暖像光波一般在胸口蕩漾。每一個細微的動作，都被這午后的光影溫柔地包裹。

那一刻的天空，柔和而明亮，偶爾有雲塊緩緩飄過，帶來微涼的影子。窗外遠處，海面泛著細碎的光波，隨風輕輕起伏，像我們心底那尚未被現實磨蝕的夢想。空氣中偶爾傳來海鷗的低鳴，我們笑著指向遠方，說著畢業後要一起出差、實習，一起面對未知的挑戰。我們甚至彼此打趣著，討論誰會成為領導者，誰最適合策劃創意。

午後慢慢流逝，空氣中帶著淡淡的溫熱與微涼交錯的感覺，我們依然肩並肩坐著，暢談著對未來的幻想。那個午後，就像被封存在記憶裡的金色玻璃，溫暖、明亮，閃爍著青春的光芒。

而我，直到多年後再次站在這間教室，手指撫過課桌邊緣，這段記憶仍鮮活如昨。那個下午，我們七個好友的笑聲、眼神、與海風的味道，仍在我心底微微顫動，像一種無法抹去的青春符號。

我站起身，換了一個教室正中央的位置，正視著講台語黑板，彷彿又聞到那午後的海風和書本氣息，心底剛泛起的暖意逐漸被一絲不安取代。畢業前，我們決定參加學校特別開設的實習訓練班，理想與興奮像潮水般湧入心中——那是一個承諾，承諾著未來，我們會一起踏進同一家大企業，肩並肩，面對未知的世界。

我仍然記得，我們並肩走進訓練室的瞬間。陽光透過高窗斜斜落下，灰白色的光線在地板上鋪開，映照著七張青春洋溢的臉龐。空氣中帶著淡淡的消毒水味，混合著木頭的氣息。腳步聲在高高的天花板下迴盪，彷彿每一步都在訴說著我們對未來的期待。笑聲和低語交錯，我感到整個世界都變得溫柔而明亮，像那午後的陽光一樣，透過時光的縫隙照入心底。

最初的課程任務看似無害：團隊合作、倫理選擇題、微小的角色扮演挑戰。每一個選項都被精心設計，簡單而誘人，卻暗藏心理測試。我們笑著討論「哪個選擇對，哪個選擇錯」，互相打趣，毫不知情地踩上了精密布置的陷阱。那時，我的心裡只有興奮和好奇，沒有任何警惕，只有對未知的期待和對友情的信任。

第一次真正感到不安，是在夜裡。我們被要求分組討論一個看似簡單卻複雜的問題：「如果為了團隊利益，你會選擇隱瞞同伴的失誤嗎？」光線昏暗，牆角的攝影鏡頭閃爍微光，我的手心開始出汗。旁邊的好友仍笑著說：「放心啦，這只是遊戲。」可我隱約感到不對勁——眼角捕捉到牆角的微小螢幕反射，我們的一舉一動、表情甚至呼吸，都被無聲地紀錄著。那是秘密監視，而我當時還無法理解它的深意，只感到胸口微微發緊，像有一隻無形的手輕壓著心臟。

作息開始被顛倒。晨光與夜色失去了意義，我被要求在午夜完成作業，桌上的紅筆尖在昏黃燈光下卡頓，墨跡濃淡不一。每一次翻頁都像在撫摸未知的焦慮，而窗外的黑暗似乎也被注視著。我試圖記錄每個細節，但隔天晨間的討論總讓我發現，記憶與筆記之間存在不可解的矛盾。那種矛盾像尖刺般在胸口扎入，每一次呼吸都伴隨著對自我信念的懷疑——我與自己記憶的連結，正在被細細切割。

背叛的陰影悄然蔓延。某次團隊任務，我被要求在不告訴隊友的前提下，故意「忽略」他們的提示，觀察他們的反應。當我看到他們焦慮、猶豫，心裡涌起

前所未有的痛楚。不是他們背叛了我，而是我背叛了他們。我握緊筆，指節泛白，心中掀起波濤。我努力壓下喉嚨裡的欲言，又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懼——原來，信任在這裡可以如此脆弱，如同晨光下的薄霧，輕輕一觸就散。

隨著日子推進，挑戰愈加殘酷。有人在連續兩三晚睡眠被干擾後，出現短暫的幻覺；有人半夜驚醒，桌面上多出一張提示紙，上面寫著模糊而威脅的訊息：「選擇 A 或 B，後果自負。」我們彼此監視，逐漸不再相信對方，甚至不敢相信自己。原本的笑聲在空氣裡被壓抑，眼神開始閃爍警戒與恐懼。我獲得了獨自坐在角落的習慣，筆記在手，紙頁微微摩擦出細小的聲音，提醒我每一次選擇的重量。

壓力無所不在，我看著好友們在作息顛倒和心理測試中逐漸崩潰：有人雙眼渙散，徹夜不眠；有人試圖對抗，但隨著記憶干預，每一次行動都像被無形枷鎖拉扯。我內心掀起波濤，胸口沉重得像壓著整個世界，而窗外光影斑駁、冷光與紅光交錯，我幾乎無法區分現實與幻象。

在我有關於實驗記憶的最後一天，訓練室的氣氛早已跌入冰點。警示燈取代了白熾燈，閃爍著令人不安的血紅色。我們七人被要求在各自的控制台前，完成一份關於「倫理犧牲」的最終選擇題。每個人的臉上都寫滿了麻木和虛無。

每當任務開始前，總有一段特殊鈴聲，告知我們今天的考驗即將蒞臨。可那天的鈴聲響起後，我被一名身穿實驗服的技術員匆忙拉到一旁。他一邊低聲而急促地對我下達指令：「你協助去取 B 區的樣本，這是臨時的，不能讓任何人知道！」一邊將一個數據盤塞到我手裡。

我記得，我只遲疑了幾秒，便轉身跑向隔壁的取樣區。

上的數據盤還沒來得及插進電腦插座。我卻難得違反技術員剛剛給我的指令，直覺地停下動作，透過隔著防護玻璃的窗戶看向實驗室。

此時，主實驗室裡的實驗人員們已經陷入了混亂，有人正對著對講機大喊，有人試圖衝向控制台，但所有的慌亂都被警示燈血紅色的光線籠罩，動作顯得笨拙而絕望。我緊貼著玻璃，努力定睛，才從那片紅色光影交錯的混亂中，看清我們之中最活潑、最調皮的好友。他已經脫離了先前被預演的所有路線與指令，站在實驗室最前方不高的講台上。他的臉龐被警示燈的紅光映照，那抹笑容，帶著解脫與瘋狂，對著我。

聲音透過微弱的內線傳來，清冷而堅定：「至少，我們可以選擇怎麼結束。」

笑容在紅色警報燈下被拉長，就算隔著防護窗，那抹笑容依舊刺眼又諷刺。按下按鈕的瞬間，整個主實驗室被突如其來的白光徹底吞噬。時間凝固。

我被身邊的技術員猛地拉住，他將我強行推到樣本室的角落，爆炸的氣浪與煙霧隨即席捲而來。我只來得及看到，他自己被爆炸的光影與煙霧吞噬，爾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而我，恰巧被這個臨時的任務支開，在最後一刻，躲過了毀滅。

-

回到現在，教室裡的光影再次浮現，但那午後的溫暖和未來的幻想，早已被這兩個月又零三天的煉獄所替代。計劃運行說長不長，說短不短，歷經無數心理與作息的折磨，而我，是那場煉獄的唯一倖存者。胸口的沉重感，彷彿與課桌、光影、筆記紙融為一體，提醒著我——青春的純粹已被扭曲，信任被撕裂，恐懼與背叛曾真實存在，而我，是那場煉獄的唯一倖存者。

我緊握著手機，呼吸急促，眼前的課桌、筆記、光影，全都像海霧般重疊，模糊而真實。每一次情緒的波動都帶來過去的疼痛——那不只是記錄，而是曾經活生生的經歷。

沈老師的聲音再次響起，打斷我此刻無助而混亂的思緒，低沉而疲憊，像一聲被困在深井裡的嘆息：“我們……以事故中的研究資料，掩蓋了一切。對不起……”

「嘟——」聽筒傳來冰冷的長音，像一聲判決。我放下手機，手指仍貼在桌面，紅墨羽毛筆夾在指尖微微顫抖。整個教室寂靜得只剩下呼吸與海霧的低語，光影斑駁，彷彿時間的潮汐在緩慢退去。我忽然想起，那通電話或許早就打過——只是，那時的我，還沒學會說話。

我低聲自語：“原來……我從未離開過映海……我，從未消失……”

窗外的海霧重新開始緩慢流動，光線像被揉皺的碎片，灑落進教室。我站在課桌旁，感受潮濕的空氣緩慢地攬動著每一個呼吸。筆記合上，厚重的封面隔著時間與空間的界線，封住了曾經的笑語、心跳與恐懼。每一頁紙，每一行字，都像是潮水的漣漪，在我心底泛起細碎的波動。

我抬手擦擦臉頰上乾涸的淚水，回想起七人彼此約定的日子，從晨光下的嬉笑到午夜的孤寂。那段青春，曾經明亮而溫柔，也曾殘酷得令人窒息。那些文字中微微顫動的紅墨，像是青春的脈搏，既熟悉又陌生，也是潮水留下的不可磨滅的痕跡。

映海，原來不只是實驗的代號。它是一種記憶的律動，是責任的潮汐，是每一個曾存在過的人留下的回聲。那些回聲像海浪拍打在礁石上，帶著疼痛，也帶著溫暖。我低頭看著筆記本上的名字，那一刻，我明白——自己是第七人，但也不僅僅是第七人。我是見證者，是記錄者，也是被時間選中承受這段青春與痛苦的人。

我緩緩坐下，將筆尖蘸入紅墨，光線透過海霧灑在紙上，閃爍如潮水的碎片。我低聲自語：“或許，我們永遠無法改變曾經發生的一切；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承受、如何記住，如何讓這些記憶成為存在的證據。”

潮水的聲音在心底迴盪。我把筆放下，目光停留在窗外緩慢流動的海霧上，心中浮現一絲釋然：映海，是一個名字，也是一種存在，一種在潮汐裡不停流動的記憶，一段不能被遺忘的青春。它帶走一切，又讓我明白：我們從未真正離開，潮水退去，我們依然存在。

我起身，沿著課桌間的縫隙走過，指尖輕觸每一個桌角，感受歲月留下的凹痕與痕跡。每一寸木頭都像一條記憶的脈絡，連結著當年的笑語、恐懼與無聲的呼喊。光線斑駁，海霧緩慢流動，窗外的浪聲隱約而近，彷彿與筆記中低語的聲音共振。

最後，我再次低頭，拿起那枝曾卡頓的紅墨羽毛筆，在稿紙上寫下最後一句話：

「第七人，從未消失。」

我放下筆，拿起那七本厚重的筆記，轉身離開那間困住我所有舊日陰影的教室。

—
空教室裡只剩下紙頁微微顫動的聲音、光影的呼吸，以及潮霧中滲透的紅墨痕跡。映海，既是那場實驗的名字，也是青春、記憶與責任的潮汐；它不斷退去、衝來，帶走一切，卻留下永恆的見證。

她當然沒機會再知道，其實那天是實驗計畫的最後一天，所有的生活本應回歸軌道；她也沒機會知道，沈老師則從那天起，便無法離開病床和呼吸機的協助，一生活在無法彌補的愧疚之中；更無法知道，那天爆炸中推開她的技術員，就是她的真班導師——沈老師。